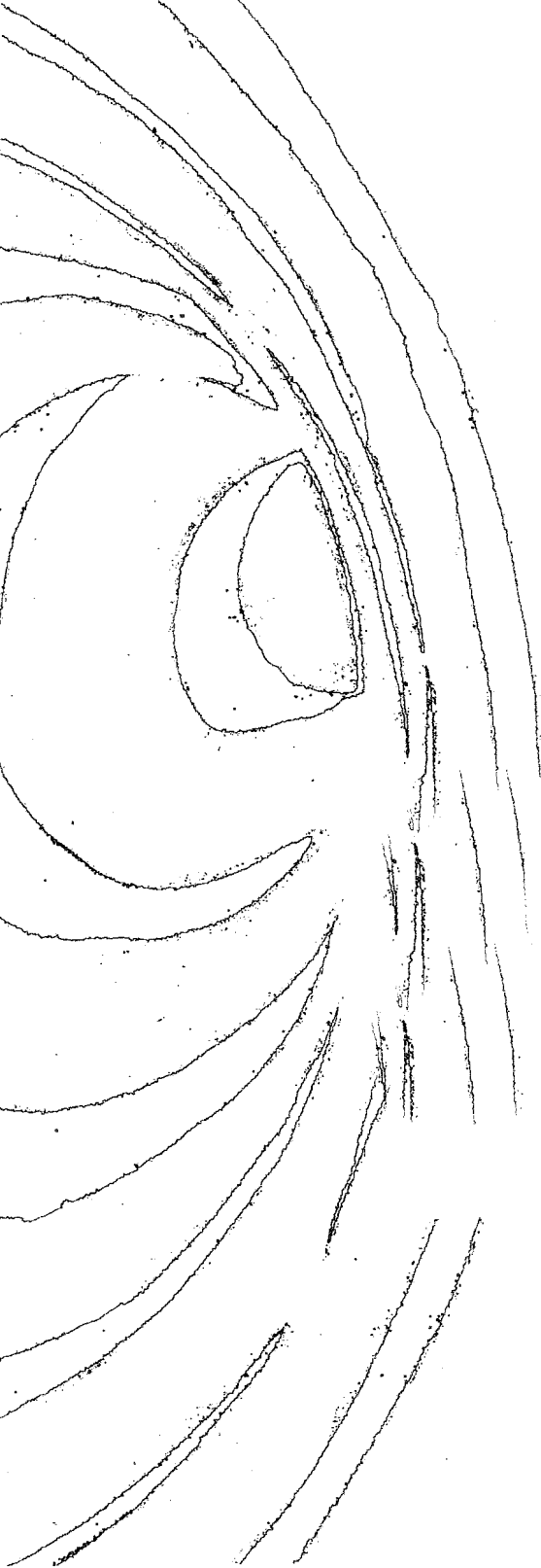


金小刀◎著 作家出版社



困局

金小刀◎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局/金小刀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1

ISBN 978 - 7 - 5063 - 6212 - 2

I. ①困…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6000 号

困 局

作 者: 金小刀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14

字数: 310 千

印张: 12.37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12 - 2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刻：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

——（俄）爱伦堡

第一章

1

世纪之交，危言耸听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人们普遍在欢快中度过千禧之年。欢快自然有欢快的道理，无论是虚幻的或是自我的。但进入新千年后，人们发现，生活并未因世纪更迭而改变它原来的轨迹，照样是时有欢快，也时有烦恼。

这一年的四月十二日清晨。

东南沿海风景名城——江岛，正笼罩在一场春季常有的雨雾当中。

这个季节，江岛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一大早还晴好的天气说变就变，转瞬间晨阳便被厚厚的灰色云层包裹起来。而云层更像抢时间似的，飞快地化为水汽，在江岛的上空弥漫着……

秋里香下到车库，打开她那辆红色宝马 Z8 跑车的车门，坐上了驾驶位，然后轻轻拉了下车门内侧的凹槽，车门即如磁铁般吸上车身，发出一声闷响。坐在驾驶位上的秋里香并没有立即发动引擎，而是发了一会儿呆。约莫过了五六分钟，她这才抬起头，定了定神，为宝马点上火。宝马用一阵欢快的低吼声，陪着主人出了车库，缓缓离开这幢位于江岛著名景区观日山上的别墅。

清晨的观日山，游客稀少，烟雨中的亭台楼阁、树木花草若隐若现，如仙境一般。

秋里香显然无心赏景，她直视前方，表情严肃，既像是专注于开车，又像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当然，如果联系到近期关于江岛的种种传闻，秋里香这样的表现就不会让人感到讶异了。传闻有许多版本，但所有版本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一场风暴正冲着江岛袭来。

传闻并不是天气预报，因而这场风暴自然与天灾无关。但人们都知道，这场风暴一旦袭来，其威力，其损害程度，其后续影响，远非天灾可比。

而秋里香在江岛的生意，甚至于她的命运，都难免和这场不知何时到来的风暴扯上关系。换句话说，这场风暴她是想躲也躲不过去了。

也因此，近段时间来，秋里香的心情也和这个季节的天气一样，阴晴不定，而且阴多晴少。是啊，上帝是公平的，一帆风顺的日子也有走到尽头的时候。从北京，到东京，再到江岛，转了一圈之后，想得到的几乎都得到了：钱有了，名气、地位也算有了吧。但人算不如天算，麻烦就像是一路尾随的鬼魅，说来就来。

对她而言，只要能谈得上“麻烦”二字的，就不会是一般的麻烦。因为，以她的能量，一般的麻烦绝对难不住她。既然“绝对”难不住，那还能算是麻烦吗？

到了这个千钧一发的非常时刻，她不得不承认，其实，她早已不由自主地陷入到了一个困局之中。

问题就出在“不由自主”。

不由自主，不就是受制于人吗？

受制于人，则说明局面不是她可以掌控的。

而且是一个困局，“困”是什么？艰难，窘迫，萎顿……或许全都有。这样一个困局，她如何绕得过去？

她现在忐忑的是，这个困局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会给所有和自己有关的人带来什么？

秋里香有些恍惚，仿佛一瞬间，命运的轮盘赌就和自己开了个玩笑，一个已经几乎到手的满堂彩的盘局，眼看着就要被逆转了！

这如果不是宿命的话，就注定是一场阴谋。

“阴谋”这两个字冒出来的刹那，秋里香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一阵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把陷入沉思的秋里香猛地唤醒，谁会这么早来电话？本来不打算接，但看到号码后，她意识到，必须得接了。

“秋总，这么早打给你，有没有把你吵醒啊？”

手机里响起毕楠楠有点含混却颇为急促的声音。通常这个时候秋里香还在睡梦中，作为助手的毕楠楠自然了解她的作息习惯。

奇怪的是，这小妮子此刻应该也是在睡觉的啊，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

“哦没有，我……已经从家里出来，正准备到公司去。”秋里香右脚轻踩在刹车板上，把本来就不快的速度再减缓一些，她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语气便有些不自然。

“秋总，出大事了，姐夫刚才悄悄打电话来，说是……说是海关的木临山关长被人害了！是刚刚才发现的。”

“……”

似乎是因为没有听到期待中的紧张的回答，毕楠楠那头赶紧问：“秋总，你怎么了？你有没有在听啊？”

“……我听着呢，我只是觉得事情有些突然。怎么会呢？是在哪儿发现的？”

毕楠楠终于听到秋里香略带颤抖的声音。

“听姐夫讲，是在他家的地下车库，具体的就不清楚了，我想应该告诉你一声。毕竟，他也算是……你的好朋友吧。这一出事，会不会影响咱们以后的生意啊？”

毕楠楠应该还在半梦半醒间，或者由于惊慌失措，说起话来有一搭没一搭的，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

秋里香没有再接毕楠楠的话头，而是换了个角度问道：“那么，谢副市长还说了什么没有？”

毕楠楠答道：“哦，差点给忘了，姐夫特意交代，最近有点乱，公司这边要我们多注意一点。别的就没说什么了。”

听到对方没声音了，秋里香这才把电话放下。

关长被害，公司这边要多注意一点，这都哪儿跟哪儿？秋里香有点烦。

观日山是江岛著名的景区，由于历史上曾被辟为租界的原因，早年不少华洋精英荟萃于此，各式异国风格的别墅、洋房星罗棋布，形成万国建筑博览奇观。这些民国年间或者更早之前就已存在的老宅，大多不是寻常建筑，有些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多数原属旧政府机构、洋买办的房子以及遭遗弃的无主私宅，被收归国有或由房管机关托管后，有的重新分配使用，有的辟为纪念馆、博物馆，也有的改造成宾馆旅舍。

时至今日，还有为数不多的老别墅主人的后人、亲属住在里面，虽岁月涤荡，浮华散尽，这些老别墅的留守者依然以家族曾经有过的辉煌为豪，以世代在观日山租界区繁衍生息为豪，轻易不愿意离开，即便有的家族早已凋零没落，或居住的别墅已濒于破败，他们仍能保持着一份特有的矜持和些微的优越感。

秋里香到江岛不久就喜欢上了这里。但像她这样在租界区拥有一幢老别墅的外来者，在观日山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人了。

虽然只是拥有使用权，但江岛人都知道，要是没有特权或非同寻常的关系，加上足够的经济实力，一个像秋里香这样的局外人，想要得到一幢观日山上老别墅的使用权，绝对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既然如此，有人就会追问，秋里香何许人也？她凭什么就能做到？她是实力雄厚的外商？高干子女？或是富豪的情妇、贪官的亲属？

这个问题着实难以回答，因为这些猜想，几乎都和她沾了点边儿，但又不能简简单单地把她和它们一一对号入座。

秋里香的别墅除了颇有些来历外，建筑结构也很有特点，共由三座错落有致的小楼以及一个大花园组成，三座小楼分别是两层、三层、三层半的高度，有点类似现在的联体别墅，但由于当年设计时匠心独具，三个部分既风格各异，又浑然一体，当然是一般联体别墅所不能比的。

秋里香当然不会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一幢别墅里，她花巨资买下其使用权后把它稍稍作了改变，即把两层楼部分和另两座小楼隔开，留给自己使用。两座三层及三层半小楼则辟为一家小型高档酒店，对外称“米兰度假会所”，用于经营，但只对会员开放。

所谓会员，是指她名下的、江岛市最大的娱乐公司——米兰俱乐部休闲娱乐有限公司的会员。也就是说，会所是俱乐部的组成部分。

不管怎么说，以秋里香这么年轻漂亮的单身女人，住在这样一处很显眼的景区别墅里，还开着时下最豪华的名牌跑车……毋庸置疑，一定有着极其不一般的背景。

这个背景若非“极其不一般”，相信她也不会如此高调、张扬。

2

施伯是观日山别墅区里的资深保安了，他早上接班后还没等把功夫茶泡好，就看见小区里面移出的那团红色的影子。

施伯想都不用想就知道那是“邱小姐”的红色宝马跑车。

施伯年近六旬，多年前工厂倒闭自己下岗，托关系找了个看门的保安工作，心里还老大不愿意，要不是为了多点收入，他才不干，好歹在厂里还管着好几个徒弟呢。但自从小区里出现了“邱小姐”，他就再也没有发过半句牢骚了。“太水了、太水了”，他心里不住地重复这句意为“太漂亮了”的江岛方言。从此他工作积极性大增，脸色好像也红润了许多，在工友面前说话时常带着骄傲的语气，仿佛看大门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工作，又仿佛秋里香的美貌和他有着莫大的关系。总之，自从那时起，能有机会瞅一眼秋里香的芳容，成了施伯上班最大的动力。

关于秋里香的漂亮，津津乐道的当然不会是施伯一个人。

有人这么形容：自从秋里香出现在江岛以后，江岛就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完美的女人了。

这么极端的话，若是有人反对或表示不服，倒也再正常不过。奇怪的是，竟然未曾有人出来反驳过。也就是说，至少，她的容貌非常出众。

有人说，秋里香不仅仅貌美，还有一种很独特的气质美，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使得无人能够与之比肩。

有人还细心地发现，秋里香美丽的大眼睛偶尔会闪过一丝浅浅的忧郁，那一刹那的神情足以令全江岛男人为之倾倒。

此外，她在北京成长，再到海外求学的经历和传说中的日籍身份（秋里香就很像是日本人的名字），以及总是处于时尚最前沿的装扮，也是被津津乐道的话题……

总之，在许多人眼里，秋里香就是美的化身，维纳斯再世，是江岛男人们最理想的梦中情人。

如果仅仅从哲学的角度看，作为女性的“存在”，秋里香无疑是一个幸运儿或成功者。

但现实是，秋里香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存在”，

她面对的世界，和所有人面对的世界，没什么两样；她打交道的人群，比一般人打交道的人群，还可能来得更加复杂；她和所有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和烦恼，也有无法躲避的痛苦。

虽说车子距大门口还有点远，但施伯的心已荡漾了起来，他有点迫不及待地跃起身子，左手刚抓过滑稽的保安大檐帽往头上戴着，右手就按动了自动合叶门的遥控器。

当自动合叶门徐徐拉开时，施伯已飞快地蹿到了门旁边，躬身迎候着渐行渐近的红色宝马。施伯不是车迷，当然对红色宝马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他目光锁定的，是车的主人，尽管他连主人的姓氏都搞不清楚。

“邱小姐，出去呀！”施伯一如往常满脸堆笑地对着车子大声说道，目光则顺着“邱小姐”姣好的面容爬到脖颈，再继续往下爬……

开车的女人却和往常大不一样，她并没有柔声柔气回声“施伯好”，眼神甚至都没有朝施伯斜瞥一下，她似乎只是轻轻地点了下头，轻到几乎看不清楚。

施伯还没有回过神来，宝马便轰的一声，低吼着射了出去……

施伯皱纹堆出的笑容僵住了，期待中的开心顷刻间化为泡影。他郁闷极了，平时这个“邱小姐”都是礼貌地和他打完招呼后，再慢慢让车滑出大门，今儿个怎么了？看她那一副睡眼惺忪、面带倦容、心事重重的样子，莫非是没睡好？还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哼，鬼才知道！

施伯悻悻地回到大门岗亭里，把帽子甩到墙上的挂钩上，挂钩边的时钟显示九点刚过。他就更纳闷了，这个他今生见到的最让他流口水的女人，平时不都是中午以后才出去吗？今儿怎么这么早？施伯这么想着，情绪便由失落变成了狐疑。狐疑是狐疑，

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正发着呆，外面一辆汽车的喇叭连叫了几声。原来是另一辆黑色丰田停在门口要出去，正催着他开门。施伯的屁股动也没动，随手按动了开启大门的遥控器，嘴里用江岛方言小声骂道：“干你佬，催个鸟！”

虽然江岛观日山景区里的别墅小区不是普通人能住进来的，业主多少也都有点身份，但能让施伯亲自到大门边开门的还真没有几个，能让施伯开门时还满脸堆笑的也就秋里香一个人了。

为什么这么早（对于一般人来说，上午九时可不能算早了）就要出去？为什么看上去心事重重？原因当然只有秋里香自己才清楚。

其实也不是她想在这个时候出去，而是必须出去。她告诉自己，今天这么早出去，是因为公司有一些紧急的事务需要尽快处理。

秋里香是商人，她要处理的紧急事务，自然和生意，和钱有关。为什么要急着处理？因为她知道，江岛要出事了！

不仅要出事，而且要出大事！天大的事！！

所以赶紧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才是上策。

况且，她要处理的钱，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多，多得吓人。

虽然钱并不全是她的，或者说，只有一小部分是她的，但既然是职责所在，她就要为这些钱，不，为这些钱的主人负责。

拥有多到能把人吓到的钱，这人自然不可能是泛泛之辈。的确，他非但不是泛泛之辈，而且还很有名。

这么说吧，他的名字不仅在江岛几乎家喻户晓，在全国商界乃至海外的一些地方，也是很叫得响的。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杜鹰杜老板，江岛大鹰集团董事长。

那么，杜老板为什么把那么多的钱放在秋里香的公司里，而

且非要由秋里香处理不可？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但有两点不能不说：第一，秋里香除了拥有自己的娱乐公司外，还兼任着大鹰集团的财务总监；而秋里香的米兰俱乐部，表面上是她的，可实际上是在杜鹰的暗中支持下办起来的；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地球人都知道”，杜鹰之所以很会赚钱，是因为他只做走私生意，而且做得挺大。

上面这两点可以折射出如下事实：

秋里香和杜鹰之间的关系难解难分、错综复杂，但其中有一点可以百分百肯定，那就是他们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杜鹰把多到吓人的钱放在秋里香的娱乐公司并让她帮着处理，说明这些钱大有问题，或者说，这些钱，以及秋里香感觉江岛要发生的大事，很可能与杜鹰的走私生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些之前给秋里香带来无限虚荣和快乐的钱，仿佛在一夜之间演变为一具枷锁，呼啦一声把她给套住了。秋里香的心情异常焦虑、纠结，迎面扑来的这个困局自然不是迎面扑来的这条平坦的马路，说不定一个细节的错误，就要有人，包括自己在内，困死于此局。

秋里香陷于苦思冥想之中，哪会有心思和施伯搭话，一脚油门，车子快速驶离别墅小区大门。

只用了不到一分钟，车子就来到了一个岔路口。

秋里香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方向盘直接向右侧画了个小小的弧线，车子便如一道红色的闪电，啸叫着飘进了江岛环岛快速公路。

高速转弯差点使车子失去控制，一辆在前方同向行驶、慢悠悠的小排量车吓得赶紧靠进内侧。

“我操……跑车了不起啊……”呼号的风中刺来一串断断续续的叫骂声。

环岛快速公路是一条沿着海岸线延伸、宽敞平坦、路桥结合

的公路，它倚岛而建，平坦宽阔，有的路段通过架桥越过海平面，使驾驶者能在行进中体验到海上行车的快意。通常，在这条被誉为国内最美的公路上驾车或乘车的人，心情都会不自觉地展开来。

但此时的秋里香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她心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沉重而压抑。没办法，她心事的“档次”实在是太高了，涉及的内容极其复杂、敏感、隐秘，只能够自己去承受、去消化，没人可以分担，不像快乐可以随时找人互相分享那样简单。

左侧的车窗外，是广袤的海面。

海面上烟雨蒙蒙。在有限的能见度里，仍可看见荡漾的轻波，海上的景色朦胧而迷人。

算啦，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还是先把烦恼忘了吧，除了寻找解套的办法外，及时行乐才是王道，何必辜负这美好春光？秋里香试图自我纾压。

她降下车窗，让风携来细绵的雨雾扑到脸上。雨雾虽然潮湿黏濡，但带着股新鲜的气味，令她不禁想咀嚼一番。

清晨，从大海出发，咀嚼风中雨雾……

脑海里冷不丁冒出了一段诗一般的句子。这种感觉真是奇特，她想。人们常说江岛是个孕育诗人的地方，看来是其来有自，而不是随便说说的。

海子那句著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不是就如这样自然而然地得到？他是在什么心境下得到的？她突然很想知道。

自己或许也有诗人的潜质，但注定成不了诗人（要是真的成为诗人该多好），因为，自己太复杂了。铜臭味？是的。特权阶层？也是……还远远不止这些。

诗人应该是很孤独、很纯粹的吧？如果是这样，自己和诗人离得可太远了。

秋里香突然发觉自己此时的思维有点跳跃、有点混乱，总之

和正常时的心态根本不在一个节奏上。

很多时候，秋里香觉得就像活在一个巨大的光环里，避无可避，时时刻刻都要留意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注，因为有许多许多的眼珠子正无处不在地盯视着自己。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稍不留神就会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然而，即便再小心，还是无法躲过这个突如其来的困局。

不，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早就已在身旁或不远处潜伏着。像魔瓶里的魔鬼，到了一定时候，条件成熟时，便会被放出来。

小心，也使她不得不生活在很小的圈子里。和光鲜、耀眼的公开亮相相比，寂寞、孤单才是她常有的生存状态。

她时常会在洗澡时，呆呆地凝视自己活色生香的裸体：皮肤多么白皙光洁，身体上的部位无不如精雕细琢一般，凹凸有致，特别是微微隆起的私处，状若馒头。她曾看过相书介绍，拥有馒头状私处的女人，必是富贵之命，每次想到这儿，她就禁不住有些自恋。

若论现在，自己还真的有那么点富贵的意思，但今后呢？传说杨贵妃就拥有这样的私处，虽然一时大富大贵，却是红颜薄命的结局。

她有时也亲切地抚摸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从上到下，尤其是那个地方，她会停留久一点，直到在抚摸中感到兴奋时才停止。她珍视它们，就如同想要留住记忆，留住某种满足感。因为，再过些年，它们终将美丽不再。

可现在，由于自己特殊的身世和身份，她甚至不能公开找个真正喜欢的人，和她一起分享这只和青春一同存在的美丽。

青春，注定是短暂的。她的烦恼，又有谁能知晓？

雨，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歇了下来，几缕曦光透过铅灰色的云层抵近海面，时明时晦。海面在薄薄的雾气和若隐若现的曦光中闪躲着，海水也因为阴晴不定而变幻着不同的色调。但不管是什

么色调，看起来都是柔和的、空濛的。

虽然来到江岛才五六个年头，但秋里香发现自己已经融入了这里，成为她的一分子了。偶尔回到老家北京，反而是有点不那么适应了。

想起北京，秋里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有大半年没回去了，虽然父亲身居要职，二老生活无忧，但他们毕竟年事渐高，也该常回去看看他们。

她决定这两天处理完几件棘手之事后，马上回去一趟。

不，她立即否定了自己。不是这两天，而是今天上午就必须处理完，然后直接飞北京。尽早行动，有备无患，更何况，木临山突然死去很可能会加快风暴来袭的速度，甚至增大它的烈度。

理由更加充分了。可是……她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哪里不对劲，似乎又说不出。其实也不是说不出，而是明明知道答案了，却不想去面对，或是不知道要如何面对。

.....

风突然大了起来，似乎有灰尘吹进眼里。

秋里香觉得浑身乏力，她把车停靠在路边，关上车窗，泪水很快抑制不住地掉了下来。她并没有动手去擦拭，而是让泪水尽情地宣泄，眼前顿时一片模糊……

3

木临山的死，在江岛当然算得上是件惊天大事。

更何况他又是一种颇不寻常的方式死去的。

虽然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但消息还是很快便传遍全城。

海关关长的身份，使他的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个身份至少说明他不是个普通的人。如果说平头百姓是一碗清水的话，那么他至少是一碗加上调料的水，虽同样是水，颜

色和味道却是大相径庭。

也因此，关于他的死，坊间开始流传着各种传说、猜想。

不论何种传说、猜想，人们普遍把他的死归结于谋杀。理由倒是很简单：它恰巧发生在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江岛走私大案即将揭开盖子的敏感时期。

同一天下午三点，距离江岛两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傅青铜来到玉渊潭公园。

他是来赏樱的。四月正是玉渊潭公园樱花盛开的时节，公园内的樱花园是国内著名的赏樱胜地，近几年举办的樱花赏花会更是名噪一时。虽然傅青铜住的地方离这里并不算太远，但此前他还从没来观赏过，工作、教学、研究几乎填满了他的全部时间，哪有工夫逛公园。

不过，今天他是非来不可了，因为前几天一个同事开玩笑似的问他：“傅老师，据说你什么气味都能闻得出来，你倒是说说樱花和桃花的味道有什么不同？”

这还真把他给问住了。

虽然这个问题多少有点抬杠或玩笑的成分，但对于傅青铜来说，这却是一件挺严重的事情。因为，他对气味的辨识能力是全系统一流的，迄今为止还没人敢跟他叫板哪。可这两种花的味道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他却从未注意过。

也许是他过于较真儿了，人对气味的辨识能力其实是没有止境的，理论上说人类能辨别一万种不同的气味，可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比如人的性别、年纪和状态不同，地理环境、天气、季节、时辰、距离有别，以及气味主体的类型差异、动态变化和不断产生出新的气味组合等诸多因素，每个人真正能准确无误地辨别出来的气味实际上是有限的，或者说，人对气味的准确捕捉，是没有个准数的。